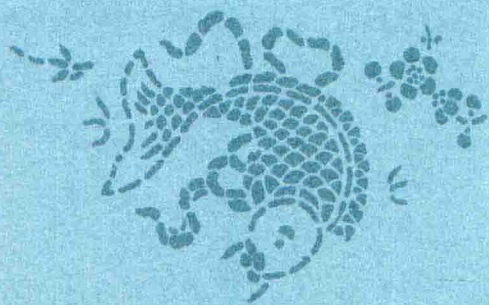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繁花》语言札记

附篇：汉语的韵律和节奏

沈家煊 著

《繁花》语言札记

附篇 汉语的韵律和节奏

沈家煊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繁花》语言札记 / 沈家煊著.

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 2017.3

ISBN 978-7-5568-2543-1

I. ①繁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小说语言 - 研究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07.4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5157号

《繁花》语言札记 沈家煊 / 著

责任编辑 魏钢强

装帧设计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3,000册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 3.25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2543-1

定 价 20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次	《繁花》语言札记 7
	附篇 汉语的韵律和节奏 63
	小资料 关于《繁花》 102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
《繁花》语言札记

附篇 汉语的韵律和节奏

沈家煊 著

沈家煊 1946 年出生,上海人。语言学家,中国语言学会会长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,语言研究所研究员。从事语言理论研究和英语与汉语的比较研究。著有《不对称和标记论》《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》《语法六讲》《名词和动词》等。

作家受翻译腔的影响久矣，语法学家受印欧语眼光的支配久矣。感谢《繁花》，不仅给我们一部耐看的小说，也为语言学家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真实文本。

目次	《繁花》语言札记 7
	附篇 汉语的韵律和节奏 63
	小资料 关于《繁花》 102

《繁花》语言札记

汉语腔

无论是获奖还是销量,长篇小说《繁花》的成功已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也喜欢《繁花》,喜欢《繁花》的语言。《繁花》的语言特色,一是方言腔、沪语腔,一是话本腔、说书腔。作者说:“西式面包很多,我就煮碗面条吧。”^①话本腔是汉语叙事的本来腔调,长期受翻译腔的影响,习惯了,摆脱翻译腔,还汉语的本来面貌,反倒成了“特色”。活跃在大众口头的方言,受翻译腔的影响小,胡适曾说,“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;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;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。”^②所以用方言叙事,也是摆脱做作的翻译腔。摆脱了翻译腔,不

① 本文引作者的话,均见金宇澄、木叶《〈繁花〉对谈》,载《文景》2013年6月号“空谈”专题。

② 此处及下文引胡适的话,见胡适《〈海上花列传〉序》,载张爱玲注译《海上花开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仅作者写得顺,读者也喜欢读。正好比到国外出差,天天吃西餐,一回到国内,吃上一碗粥一碗面条,那叫一个爽。

《繁花》的“跋”里说得好:“话本的样式,一条旧辙,今日之轮滑落进去,仍旧顺达,新异。”传统的话本,之所以是这个腔调这个样式,这是汉语使然。因为汉语是这样的,所以话本的叙事方式是这样的;反过来说,话本的叙事方式充分表现了汉语的特色。从这个角度讲,《繁花》的语言特色,与其说是方言腔和话本腔,不如说就是汉语腔。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的那种腔调样式,它是“中国人的血液里的东西”,为大众所喜闻乐见,也充满“语言的活力”,为小说家创造各自的语言风格提供弹性和空间。

混 合 语

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,李荣先生概括为两句话:“普通话在方言之中,又在方言之上。”“在方言之中,是说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。”普通话“拿一种活方言做底子”,

因此才能推广。“在方言之上,是说普通话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对象。”现在很多人只强调“普通话在方言之上”,轻视“普通话在方言之中”。“北京话作为普通话的底子,事实上已经吸收大量的方言成分。”“任何方言在逐渐演进为全国标准的过程中,必然要吸收书面语和其他方言的成分。”^①

胡适评《海上花列传》,也说了普通话在方言之中的意思。“老实说罢,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;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不过是方言的文学。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,敢用方言作文学,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,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。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。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,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,

① 所引李荣的话,见李荣《普通话与方言》,载《中国语文》1990年第5期。

新血液,新生命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讲,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语,也没有纯的语言或方言,任何一种语言或方言都是混合语,只是混合的程度不等、混合的方式有异而已。

《繁花》的语言,明显是一种混合的上海普通话。作者是用上海话思维写作,然后普通话读改,读改得恰到好处,所以上海人读了高兴,北方人也很喜欢。上海普通话,不管你喜欢不喜欢,实际存在于生活之中,不是人造的。大多数上海人,特别是中青年,天天在说上海普通话。笔者生在上海,在北方生活工作已经 50 年,与人闲谈,常说“明天再说好吧”“不谈了好吧”,讲课的时候常说“一定得出这个结论是吧”“大家都不同意对吧”,于是听者就问,“你是江浙一带的人吧”。《繁花》里这样用“好吧,对吧,是吧”用得很多,如:

快送一批女人过来好吧。| 不要讲了好吧。| 阿宝跟小珍,合得来对吧。| 外面到处瞎混对吧。| 一点情分不讲是吧。| 脚骨硬了是吧,到处去野。| 大家有一点同情心好吧。

清代昆曲鼎盛时期,演唱昆曲成为时尚,“多少北京人,乱学姑苏语”,说一种混合方言,阳刚与阴柔融合,流布至大江南北。^①在人口大量迁移,普通话大大普及的今天,“多少沪苏人,跟说普通话”,全国各个方言区的人都说的是地方话和普通话的混合语,这个话不算夸张。《繁花》的作者擅长说上海普通话,不仅像大家一样用这种混合语谈论时政,还用来讲饮食男女,而且说得顺溜,突破狭隘的本土腔,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。

混 得 好

早年的《海上花列传》,行文用官话,对话用苏白,对话最传神,但是大多数人看不懂。《繁花》是行文和对话全用上海普通话,既要保证北方人看得懂,又要不失方言特色。《繁花》的普通话“读改”是成功的。在沪语词汇

① 见《北京青年报》2016年11月4日B3版署名陈益的文章。

的取舍上,我看大致的原则是,虚词宜改就改,实词能留就留。虚词宜改就改,这是吸取《海上花列传》难以流行的教训。与普通话迥然不同的人称代词,就是书后附上一张对照表,北方人阅读起来还是不习惯不耐烦,《繁花》的处理是第一人称改为“我”(现在上海人已经很少说“阿拉”),第二第三人称干脆不用代词,直呼直用其名。作者说,如果还把“侬”换成“你”,“伊”换成“他”,那就不是上海话了。最常用的虚词都改,用“的”不用“个”,用“这”不用“个”,用“了”不用“仔”,用“不”不用“勿”,语气词的使用简单化。两个常用词缀保留,前缀“阿”(阿哥,阿妹),后缀“子”(车子,镢子,皮夹子)。实词能留就留,如:

不响(不吭声)|有事体(有事)|结绒线(织毛线)|
 肚皮(肚子)|寿头(傻瓜)|瘟生(冤大头)|戆大(傻瓜)|
 洋盘(不懂装懂)|翘脚(瘸子)|贼骨头(贼)|
 下作坯(下流坯)|牌搭子(牌友)|黄鱼车(板车)|
 汰浴(洗澡)|冲势(冲劲)|吃瘪(屈服认输)|
 一掼(一摔)|死开(离我远点)|穿帮(露馅)|霞